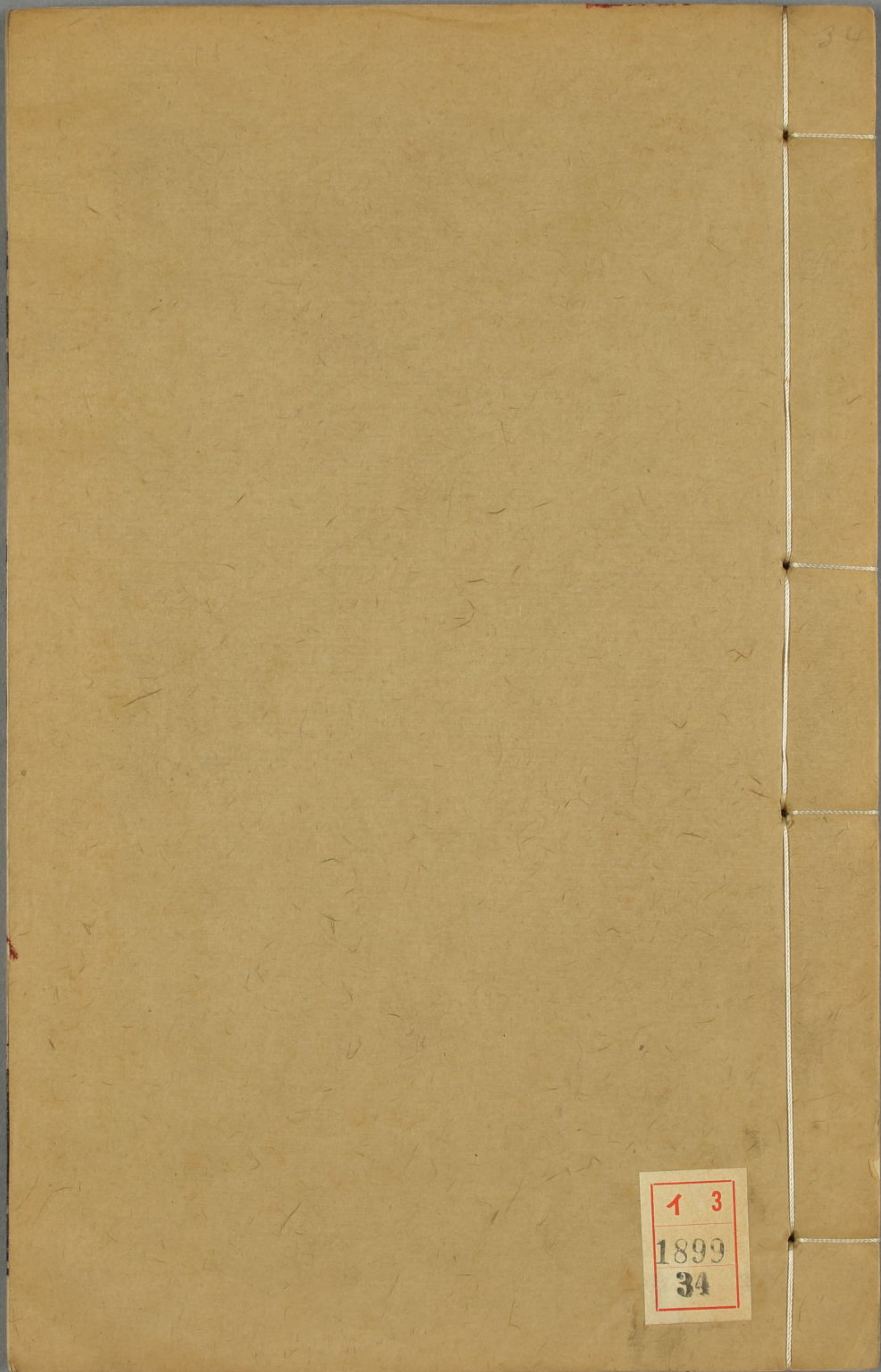




1 3
1899
34



昭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

天中記三十四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觀察使

按察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置使以豐稔爲上考省刑爲中考辦稅爲下考

唐百官志

廉察舜以五長綏四國若今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

侯若今之廉察也

白集

本偶署名李勉爲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爲

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爲父禳災亦可

矜也捨之唐舊

貨物投江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未年至者四千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奐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上

刺史戎服令狐峘授吉州刺史齊映廉察江西行部過吉州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映雖嘗爲宰相然驟達後進峘自恃前輩有以過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韋氏恥抹首趨庭謂峘曰卿自視何如

人白頭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禮見映雖黜死我亦無恨峘曰諾卽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爲憾映至州奏峘紀前政過失鞠之無狀不宜按部臨人貶衢州別駕上

銀瓶入正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常以頃爲輔相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倍歛貢奉及爲大金銀器以希旨先是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爲江西觀察使乃進六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爲瓶高八尺以獻上

配亭學宮常袞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袞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釣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其後

閩人春秋配享衮干學官云

新

美譽四騰吳湊德宗初出爲福建觀察使政勤清美譽四騰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絲是不直參擢湊陝虢觀察使代李翼翼參黨也

上

吏稱神人崔咸字重易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咸夜分省覽部判決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爲神人

上

立祠刻石韋丹字文明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憂而焚丹召工教爲陶聚材於場度

其貴爲估不取贏利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糧亡三千斛丹曰吏豈自費邪籍其家盡得文記乃權吏所奪耳召諸吏曰若恃權取於倉罪也與若期一月還之皆頓首謝及期無敢違大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

上

清忠思民王緯字文卿大厯中與李泌俱爲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僅免泌執政奏於已有私恩德宗許爲泌報故進緯給事中浙西觀察使缺泌擬緯帝曰是朕爲君報德者乎黃門要地獨不留議事耶對曰浙西賦入尤劇緯清而忠能惠養民故請遣之制可

上

愛宣州元和中郎吏數人省中縱酒話平生各有愛向及憎怕者或言愛圖畫及博奕或怕妄與佞工部員外周愿獨云愛宣州觀察使怕大蟲傳載

世官宣宗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爲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爲侍御史東觀奏記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南方以爲世官宙弟岫字伯起盧攜舉進士陋甚岫獨謂攜必大用攜執政岫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觀察使云新

蘭亭絕唱元稹字微之爲浙東觀察使會稽山水奇秀

積所辟幕職皆當時文士而境湖秦望之遊月三每人而諷詠詩什動盈卷帙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積酬唱最多至今稱蘭亭絕唱舊

三世觀察崔郾字廣畧昭愍時爲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奪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浙西觀察使至用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嘗貫一死罪江湖之間荏蒲是叢因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朞月而盡獲羣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

泰子瑤歷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爲湖南觀察使上
儉於自奉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先是潤州承王國清

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寤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

舊

下詔褒揚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李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

上

獻丹晨敬宗荒僻日甚大臣罕得進言李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意在切諫不欲斥言遣使獻丹晨箴六

首以畫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而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其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

上

游曲江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荷花盛發同省宦名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憇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對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反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狼狽而走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後

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宣皇在藩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及龍飛裴入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喏卽不敢新授中書門下平章事

劇談錄

夢鄭處誨族父朗爲定州節度使時處誨爲工部侍郎因早朝假寐於待漏院忽夢已爲浙東觀察使經過汴州而朗爲汴帥留連飲餞仰視屋棟飾以黃土賓從皆所識明年朗果自定州鎮宣武辟韋重掌書記重將行處誨告以所夢明年秋處誨授浙東觀察使行及潼關朗遣從事迎勞仍致中書令先疏所夢比至汴宴於清暑亭賓佐悉符夢中語仰視屋棟曰此亦黃土也四座感歎移時處誨繼爲節度刻詩廳事以盡思朗之悲

舊唐書

京兆尹

京兆尹地高曰京左傳曰莫之與京十億曰兆大眾所

聚故曰京兆

漢注登瀛秘錄

河南尹

河南尹所治周地也洛陽本城周周之衰微分

爲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洛陽伊也漢更名河南武帝更云太守世祖中興徙都洛陽改號爲尹尹正也詩

云赫赫師尹

應劭漢官儀

平反雋不疑字曼倩爲京兆尹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轍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卽不疑多有所平反毋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後趙廣漢

爲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
不疑遠甚

漢書

發姦擿伏趙廣漢字子都爲京兆尹以和顏接士推功
於掾吏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廣漢精於吏事
尤善爲鈎鉅以得民情其發姦擿伏如神冬獄當斷先
爲請棺皆曰死無所恨後以魏相夫人殺婢事爲蕭望
之劾奏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
蓋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
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京
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
京兆者莫能及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上

發伏禁姦

張敞字子高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

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以敞守
京兆尹自起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
職京師寤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若之敞旣視事求
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
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
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
子嘉之其治京兆畧循趙廣漢之迹方畧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
久者不過三年惟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
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後以

楊惲厚善被劾奏寢不下敝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敝劾奏當免不肯爲敝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對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敝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敝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

上

撥劇整亂王尊字子贛成帝時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發軍擊之不能得王鳳薦尊爲京兆尹旬月間盜賊清後以劾匡衡被劾左遷爲高陵令病免吏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長安宿豪大猾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

禽討尊以止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毫其威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奏書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上

王章字仲卿成帝時爲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蝕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爲三王王駿卽王陽子也

上

王駿爲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上

搏擊豪強翟方進字子威爲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

上

名重朝廷袁安字邵公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臧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物干

錮故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二三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

後漢

二君廷篤字叔堅爲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焉先是陳留邊鳳爲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上

天下愜心楊彪字文先爲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

上

恩成愛訓李燮字德公爲京兆尹時旣以貨賂爲官詔書復橫發錢三億以實西園尹上封事蕩此橫調并陳

禍敗辭意深切遂止不發尹履潔白之節秉執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別傳

長揖爭禮董卓廢少帝自公卿已下莫不卑下於卓唯京兆尹蓋勲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問王允曰欲得快司隸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可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為越騎校尉復出為潁川

太守

英雄記

私請不行司馬芝字子華黃初中為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

不能使吏必不犯也更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教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望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使吏莫不自勵

魏志

秉憲不撓劉靖為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引月長加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司供奉王命百里垂拱仰辨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為政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

上

靖馥子也御覽云馥字子靖應璩以書與子靖誤

德教為本傅嘏字蘭石為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

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貌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櫟楚而得其實不爲小患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子傳

吏民遮道顏斐尹京兆爲十郡最徙平原太守吏民號泣遮道步涉稽留日行數十里及卒立碑作頌焉

良吏傳

百郡之首武帝咸寧三年詔曰河南百郡之首其風土宜爲遐邇所模以導齊之侍中奉車都尉王恂忠亮篤誠才兼外內明於治化其以恂爲河南尹

晉起苦注

帝曰所稱

京兆尹總理眾務皆曰尹南朝曰丹

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齊曰清都尹

通典

佞事親昵陶回性雅正不憚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句導語回曰南斗楊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晉傳

辭尹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

唯孔君平可以處之孔固辭二公逼諭甚苦孔敖然曰先帝大漸卿輩身侍御床口行詔令孔坦是時正璫臣耳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而猥見逼迫吾俎豆上腐肉任人割膾截耶庾愧不能答語晉書王導庾亮

棠棣碑賈敦頤永徽五年爲洛州長史時豪富之室皆

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之又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弟敦實咸亨元年爲洛州長史甚有惠政初敦頤爲洛州刺史百姓共樹碑于大市通衢及敦實去職復刻石頌美立于兄之碑側時人號爲棠棣碑舊唐

前賈後張張仁愿本名仁亶神龍二年兼檢校洛州長

史時都城穀貴盜竊其眾仁愿一切皆捕獲杖殺之積屍府門遠近震懼無敢犯者初高宗時賈敦頤爲洛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爲一時之最故時人爲之語曰洛州有前賈後張可敵京兆三王其見稱如此上

總理眾務唐京兆府本爲雍州置牧一人以親王爲之

多以長史理人置別駕以領州事永徽中改別駕爲長史開元初改雍州長史爲京兆尹總理眾務唐志通典

河南尹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貞觀十七年改爲刺史

顯慶二年置東都改刺史爲長史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改長史爲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上

告子罪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

能自理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
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
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惜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
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
了矣俄持棺至傑尙冀有悔再三喻之寡婦執意如初
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訛承伏與寡婦私通常爲
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道士及寡婦便同棺
盛之

國史
異纂

爲政得人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
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恐其不附已以
兩災歸咎京兆尹乃出爲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踊

貴百姓謠曰欲得米粟賤無過追李峴其爲政得人何
如究之

兄弟京兆李叔明字晉兄仲通字向天寶末爲京兆尹
叔明乾元中爲京兆中長安歌曰前尹赫赫具瞻允恩
後尹熙熙具瞻允斯

新

豪右屏跡李朝隱爲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
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
政執而杖之上聞又降勅書慰勉之

舊

其儉李勉字玄卿大厯二年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
尙簡肅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乃知國子監事恃寵
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候心事動必求媚毋朝恩

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餼以待之及勉莅域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頌府廷豈敢不具疏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勉亦尋受代舊

政尚簡約張廷賞大厯二年爲河南尹河洛久當兵衝間井丘墟延賞勤身率下政尚簡約疏通河渠修築官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上

繼延賞鄭珣瑜爲河南尹送迎中使皆有常處人吏窺之馬足差跌不出三五步議者以珣瑜爲河南尹可繼張廷賞而重厚堅正前後莫有及語林

面授京尹貞元十四年春夏旱穀貴人多流亡京兆尹韓臯以政事不理黜官上召吳湊面授京兆尹卽日外視事經宿方下制湊孜孜爲理以勤儉爲務人樂其功舊唐德宗貶臯撫州司馬詔曰京邑爲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寄臯處理無方宜加懲誠上

吳湊初府掾吏以吳湊起自減藩不諳簿領凡有疑獄難決之事多候湊將出時方呈冀免指撻瑕病湊雖倉卒閱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筆決斷無毫釐之差掾吏非大過不行笞責而召面按問詰貴而釋之吏尤惕厲庶務咸舉上

饒常立辨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爲京兆尹便令赴上湊

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速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鎗斧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辨

國史補

豪右歛迹許孟容字公範爲京兆尹神策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錢八千貫滿三歲不賞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克日命還之日不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有功又中貴之尤有渥恩者方得護軍故軍士日益縱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懼以法繩之一軍盡驚冤訴於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知不奉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爲陛下憚抑豪強錢未盡輸豈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右歛迹威望大震出爲河南尹亦有威名

舊

劉栖楚爲京兆尹摧抑豪右不顧患難事無大小必設鉤鉅故時人重之或稱其機

西漢時趙廣漢者上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不遵府縣法令以陵衣冠奪貧弱爲事有罪卽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至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句朔內坊市姦偷宿猾攝氣屏跡今嘗與友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喫友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死日到敢近衣冠耶人人似頭上各有一劉尹慄慄汗懼不敢爲非而與屬吏言水曾傷氣不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僚曰諸公各有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

景任恣意遊賞勿致拘束因話錄

取則之地柳公綽字起之拜京兆尹將赴府上有神策軍小將乘馬不避公於街中杖煞之及因對敕憲宗正色詰公專煞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授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與法不獨試臣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打神策軍將上曰卿何不奏公曰臣只合決不合奏上曰既死合是何人奏公曰在街中本街使金吾將軍奏若在坊內則佐石巡使奏上乃止上公綽字寬小起之唐

彈壓爲先柳仲郢字諭蒙綽子也李德裕奏爲京兆尹紇于泉訢表甥劉詡歐母詡爲禁軍小校仲郢不俟奏

下杖投爲北司所譖後出爲河南尹以寬惠爲政言事者以爲不類京兆之政仲郢曰輦轂之下彈壓爲先郡縣之治惠養爲本何取類耶舊仲郢爲京兆者吏入粟違納仲郢殺而尸之自是人無敢犯政號嚴明父子更九鎮五爲京兆再爲河南唐

端亮官清張正甫爲河南尹裴中令代淮西置宴府西亭裴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頭張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何記得河南府解頭中令有慙色語林正甫字淺方仁而端亮蒞官清強居外任所至稱理唐

李訓之亂宰相京兆尹皆死勅宣張仲方爲京兆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爲刺史華州唐書孔帖

叔梁紇薛元賞代張仲方爲京兆尹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卽趨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元賞至則已解衣跽之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主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爲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

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通鑑

收杖惡少薛元賞會昌中李德裕當國復拜京兆尹都

市多俠少年以黛墨鑱膚夸詭力剽斂坊間元賞到府三日牧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元賞長吏事能推言時弊件白之禁屯怙勢擾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軍暴折節百姓賴安新唐

威風甚嚴薛元賞爲京兆尹武宗謂宰相曰威風甚嚴

唯屬軍者卽令守取勅文李德裕泰京尹若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由爲德帝曰灼然分紀

豪右斂手章澳爲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庄不納租澳繫其主者期以三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爲言之上

延英問澳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放否曰尙在限內來日卽不得矣澳旣出半夜上連召之曰國舅庄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曰澳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租足

東觀奏記

李摩雲李罕之僖宗末爲河南尹每討無不擒之曾縱兵於蒲絳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塞前後不能取罕之至則下焉目爲李摩雲

立地京兆鄭戡知開封府時有府吏馮士元者狡猾頭姦乃通結權貴恣爲姦賊自尹而下至於權判官往往皆爲持中權柄多出於士元偷弄威勢以刑禍于人京師號爲立地京兆戡至窮案其賊搜其家得與朝士往

來交易貸賭簿書連及近臣而權貴多爲之請戡俱盼

顧案成流於海島於是府中走吏而下日夕戰汗服濕

姦惡逃竄都下肅然

東都事畧

戡字天休府吏馮士元爲姦

利有告士元受賕藏禁書者戡窮治之辭連宰相呂夷簡知樞密院盛度叅知政事程琳遂逮捕夷簡子公綽公弼叅劾其狀旣而士元流海島度琳坐嘗交關士元罷去其餘絀罰者自御史中丞孔道輔天章閣待制龐籍又十餘人朝議畏其激核

宋史

笑此河清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無決杖旣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

責狀因如言紛辨不已吏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
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斥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
上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爲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姦
回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人謂希仁笑比黃
河清筆談

范君范仲淹爲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
欲撓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
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談苑

驚以爲神張文定公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爲尹者皆
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決遣不遺毫髮
吏民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東坡集

少尹

少尹京兆少尹魏晉以來治中之任隋文帝改爲令尹
煬帝又改爲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復爲治中太和
元年以太皇諱改爲司馬開元元年並改爲少尹通典

亞尹故事內史缺未補間亞尹得行太京兆事試可而
卽真者往欲有之白張平叔雖有忠賢委爲尹正承而

貳之實資亞理上孟存大京兆京兆尹也小京兆少尹
也亦謂之亞尹海錄

決三輔渠李元絃開元初爲京兆少尹尋有詔令元絃
疏決三輔渠時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
田元絃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舊唐

公直正法李愷爲東京少尹特蕭炅爲尹依倚權貴蒞事多不法愷以公直正之人用繫賴又道士孫甌生以左道求進託以修功德往來嵩山求請無度愷必挫之副牧務郭行餘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補導從繫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爲論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爲牧故尹爲長史司馬卽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

上行
使行聘禮李承勳累遷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伺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

方交聘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於獄數日出而訊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師討守光承勳竟沒於燕中

後唐

刺史

州牧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有九州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

郡守漢景帝更名郡守爲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

吏民之本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教變易則下不安

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前漢

學比齊魯

文翁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

辟陋有蠻夷風

上

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士經還

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蜀志至武帝時乃令天

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

化也

前漢

張寬字叔文蜀承秦後質文刻野太守文翁請

寬詣博士東受七經還以教授於是蜀學比於齊魯巴漢亦化之景帝嘉之命天下郡國皆立文學由翁唱其教蜀爲之始也

華陽國志

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

室永初後堂遇火太守陳留高昞

統志作朕

更修立又增造

二石室

上

始作禮殿以祀先聖周公畫三皇五帝七十

二子及三代兩漢君臣像於殿壁

志

臥治

汲黯爲東海太守治官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其

大指而已不細苛黯素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召爲淮陽太守黯辭之上曰君薄淮揚邪吾今召君矣顧淮揚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乃行

上

治道泰甚黃霸字坎公爲潁川太守宣帝詔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霸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識事聰明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入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嘗曰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七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于教化興

於行誼可謂賢人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聲爲關內侯上五鳳三年代邴吉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而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魏千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上御覽良哉下有元首明哉句唐袁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晉書

宣風化益州刺史王褒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因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旣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上

牛佩犢宣帝時渤海廢亂以龔遂爲太守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

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橫池中耳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遂移書勅屬縣悉罷捕逐盜賊吏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上

不于以私

尹翁歸字子兄

况

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于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以一警

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爲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真選用廉平治如在東海故迹在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三子皆爲郡守上

召信臣字翁卿任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吏民親愛之號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爲天下第一竟寧中徵爲少府非法食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

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諾
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
爲立祠上

二君馮立字聖卿竟寧中爲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
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爲條
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爲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
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
鈞周公康叔猶二君後遷爲東海太守下濕病痺天子
聞之徙立爲太原太守更歷五郡所居有迹上

杜母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
誅暴立滅善於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勸耕織無益

力少見功多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人爲之詩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東觀漢記

總大體馬援字文淵爲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臣
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
白外事轍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
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上

夷朝拜蔡彤爲遼東太守彤之威聲揚於北方胡夷
皆來外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及彤卒烏桓解
卑追思無已每朝京師過彤家拜謁卽天號泣乃去上

葦杖劉寬歷典三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後安陸王碑
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選蒲鞭葦杖示有刑曹子建對酒歌

郭伋爲潁川化如時雨決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

爲守得父蜀郡任嘉年三四歲時父騰爲諸生於漢中

就師有盜賊道路斷絕蜀亦覆沒客處長沙爲州郡吏
茲嘉爲長沙太守騰爲奏曹掾默知嘉實其子也嘉母
語次謂嘉曰奏曹任掾則汝父也但差老耳嘉曰天下
豈獨有一任夫人何以老更生淫意母曰咄我守養汝
數十年無嫌譏豈以垂沒更失計哉顧實真父不可棄
損後嘉問掾聲音可類太守何州里耶掾曰本犍爲武
陽人蓬轉流宕則此毋察審諦又識左耳前贅因出抱
持對之流涕嘉自投榻戲欬哽咽風俗通

七侯侯霸字君房爲淮平臨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三本

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
弱相携號哭遮使者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行留
期年民乃誠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
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上

借寇寇恂字子翼爲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東觀

記代朱浮爲執金吾後潁川盜起從駕南征恂從至潁

川盜賊悉降而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後

得耿耿純字伯山鉅鹿人請治一郡盡力自効上笑曰

卿乃欲以治民自効乃拜純爲東郡太守後坐事免上
過東郡數千人號呼涕泣云願復得耿君上復以純爲

東郡太守

東觀記

得人心愛第五倫字伯魚爲會稽太守性節儉雖身居二千石位常蔬食布衣妻自炊爨初代到當發百姓老少聞府門攀車扣馬號呼曰捨我何之其得人心見愛如此

上

九伯之冠謝夷吾字堯卿爲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司徒第五倫令班固薦之曰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土英資挺特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應選作宰惠敷百里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尋功簡用爲外國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

後

沈豐字聖達爲零陵太守爲政慎刑重殺罪法亂訟初不厯獄嫌疑不決一斷於口鞭杖不舉市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畧輒爲談述曰太守所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芝草生

東觀記

名子爲任任延爲九真太守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遺書屬縣各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同時相娶皆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

上

左轉睢陽令九真吏人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

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復

男女名宗宗慶字叔平爲長沙太守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爲名

樂不可支張堪爲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後帝嘗召計吏問守令能否蜀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上**五袴**廉范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陽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

前行日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而治何若不禁火民安堵平生無襦今五袴華陽志上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袴

生獨一時岑熙爲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簞含哺鼓腹焉知我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仁慈華橋書

惠及死陳臨爲蒼梧太守有人遺腹子報父怨捕得繫獄臨傷其無子令其妻入獄遂產得男人歌之曰蒼梧陳君恩廣太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冊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死人不絕嗣志

吏皆孝友張霸字伯饒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請教授一郡慕化但聞書聲又野無遺寇民語曰城上烏鳴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益郡耆舊傳

屢獲豐年永建中泰山吳資元約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民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乎苗我后卹時務我民以優饒及資遷去民人思慕又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嘗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

華陽志

令我獨悴桓帝時河南李盛仲和爲郡守貪財重賦國人刺之曰狗吠何誼誼有與來在門披衣出門應府况欲得錢語窮乞請期吏怒反見尤旋步顧家中家中無可與思往從鄰貸鄰人以言遺錢錢何難得令我獨憔悴

上

園田賦

黃香爲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新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何耕種

後漢

趙瑤

字元珪琰字稚珪凡七兄弟健爲太守

宣子也皆以令德著聞瑤少有公望瑤始爲緱氏袁趙二公相與書曰趙瑤在緱氏猛虎歸迹百里均耳叔平何難遷扶風太守徙蜀郡司空張溫謂之曰昔第五伯魚徙蜀郡爲司空今掃五第以待足下矣琰始爲青州刺史部下清

華陽志

父子剖符蔣滿爲上黨太守長子萬爲北地都尉次子輔爲安定太守滿與俱知名並見徵用時徵爲二千石者十三人俱引見萬退却不敢與父並詔譴問謁者曰何以不齊左右曰此乃父子也宣帝歎息曰乃父子剖符耶卽先詔曰上黨太守滿經行篤著信行山東其以滿爲淮陽王相誨導東藩弘農股肱郡其以萬爲弘農太守父子同日拜於前上嘉之

漢雜事

黃堂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勅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孫法多黃堂太守之廳事

註

吳郡平江太守所居之堂卽春

申君之子爲候君之殿也因數失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郡國志

獨坐王閔遷冀州刺史閔性刻不發私書不容豪族賓客號曰王獨坐

謝承書

能安叛夷何祗字君肅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陵後夷反叛辭曰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復屈祗挾族人爲之汶山復得安

益部耆舊

拜守固讓司馬勝之字興先清尙虛素郡請察孝廉歷廣都新繁令政理尤異以清秀徵以疾辭去職卽家拜漢嘉太守候迎盈門固讓不之官閉居清靜謙卑自牧常言世人不務求道德而汲汲於爵祿若吾者可少以

為有餘榮矣訓化鄉間以恭敬為先

華陽志

夢刀王濬字士治為廣漢太守夜夢懸三刀於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晉書濬常夢得三口刀人以禾益之手持不得以問郡丞與掾史莫能知毅對曰吉祥也三刀者州字而益之禾持不得禾傍失者秩字明府秩當至益州濬笑曰如卿言當相以為秀才華陽志濬之在已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云

陸機晉武紀

得剪爰宗為新城太守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齠有人

於石下得剪刀者眾咸異之主簿對曰昔長沙桓王嘗

飲餞孫洲父老云此洲狹而長君當為長沙事果應在

三刀為州今得交刀君亦當為州後果作交州世說

吳富春縣有沙漲武烈為郡吏赴府鄉人餞之會於

沙上父老曰此沙狹而長君後當為長沙太守後果

然因名孫洲吳錄地理志武烈堅也長沙桓王策也世語誤

以江名子江祚為安南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名

子別傳

以孟為名孟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故時

人之生以孟為名別傳

鳴琴元康六年尚書吏部郎汝南李光彥遷汲郡太守

都亭侯江夏李茂曾遷平陽太守此二子皆弱冠知名
歷職顯要旬月之間繼踵名郡離險劇之勤就放曠之
逸枕鳴琴以候遠政離別之際各斐然賦詩

潘尼二李詩序

惠隆丘阜應詹字思遠爲南平太守時天下分崩詹獨
保境外攘狂狡內除塗炭甚便百姓之情郡人歌曰亂
離旣普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
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尋與陶
侃破杜弼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
書莫不歎之遷益州刺史詹之出郡也士庶攀車號泣
若戀所生

晉書

慈父祖逖爲豫州刺史尅已務施不畜資財喪亂之餘

白骨未收者爲之殯葬其有骨肉恩薄不收歛者賞加
貶責由是百姓感化復覩太平置酒大會郡中耆老相
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童謠
曰幸哉遺民免豺虎三辰旣朗遇慈父玄酒清醪甘肉
脯亦何報恩歌且舞

別傳

司馬作宰索稜字孟則燉煌人好學博文姚長甚重之
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稜之文也後爲平原太守以德
化民民畏而愛之歌曰懿矣明守庶績允釐剖符作宰
實獲我恩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之郡慨嘆殷仲文旣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
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

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

世語

東陽峴山舊名三丘山

件文除東陽太守意甚不樂嘗登此山悵然流涕郡人

愛之如襄陽之於叔子因名峴山二峯相峙有東峴西

峴唐寶厯中縣令于興宗結亭其下名曰丞碧

韻語陽秋

統志義熙間殷仲堪爲東陽太守嘗登三丘山悵望

後人思之名曰峴山按仲堪爲荊州云東陽也誤

始顏延之字延年文章冠絕當時時尙書傳亮自以

文義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爲之下亮甚疾焉遷始

安太守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今

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

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後復爲劉淇所恨出爲永嘉太守

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咸皆

貴顯被黜詠稽康云鸞翮有時毀龍性誰能馴詠賦有

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

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

蓋自序也

南史

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一麾乃出守

之句不知其悞也延年謂一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

以麾之麾耳延年贈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

守謂山濤薦咸爲吏部郎三上而武帝不用其後一擠

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托爾後杜牧之

爲登樂遊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

遂爲故事

古今詩話

徧歷名山謝靈運好學博覽文章之美江左莫逮自謂

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少帝卽位權在大臣徐羨之等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旣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宋書

府君王僧達爲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辨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近南史

不省雜事謝朓字敬冲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後爲吳興太守弟瀹時爲吏部尙書朓至郡致瀹數斛酒

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朓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歛眾頗譏之亦不屑也子諼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上

井中人

晉陵韋朗

邵

家在延陵元嘉初忽見庭前井

中有一人出高長尺許被帶組甲麾伍相應相隨出門良久乃盡朗兄藪頗善占筮常云吾子弟當至刺史朗

歷青廣二州

異苑

崔景貢

守平昌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

上

夏侯詳

爲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

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

天中記
卷三十四
三
挹之志史南

前兄後弟夏侯夔字季龍詳子也爲豫州刺史兄亶字世龍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上
大小南郡劉之遴字思貞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竝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弟之亨字嘉會代之遴爲南郡太守上問朱昇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尙書令何敬容曰荊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

小南郡上

美守東陽王承字安期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僞之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奏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上

年少太守張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起家祕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累遷豫章內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

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上荀羨字令則爲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如羨少者晉中興

清省任昉爲吳興太守在郡所得奉秩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時麥而已友人到漑漑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至都無衣沈約遣裙衫迎之再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馬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歛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

南史

三始斐邃字深明爲廣陵太守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垂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

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上

敗過名謝覽字景滌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濤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上

不附書王規字威明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玠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至是玠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玠宗還都密奏規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郡樹碑許之上

勸課教示元淑字買仁彎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爲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往教示二年間家給人足爲之謠曰泰州河東杼柚代春元公至止田疇始理有七子季海字元泉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冲之女莊帝從母也政在爾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史北
慈父元孚字秀和少有令譽崔光等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慈父隣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

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効力上

十善陸馥侯長子也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於父矣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爲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於是發姦擿伏事無不驗百姓以爲神明無敢劫盜者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馥者千餘人獻文不許謂羣臣曰馥之善政雖古人何以加之馥之代還也吏人大歛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焉因名長廣公寺上

不念舊惡房景伯字良暉爲清河守郡人劉簡武曾失

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卽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仁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上

連璧韋叔裕字孝寬普泰中從荊州刺史源子恭鎮穰城以功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爲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史人號爲連璧^上

大小鄭公鄭述祖字恭文少聰敏有風檢爲先達所稱齊天保中爲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之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

一碑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曰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負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尙同^上

懷磚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帝謂實曰懷磚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勅不敢夫墜時門下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磚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太守初欲入境皆懷磚扣首以見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磚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友掌

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服中無懷愁懷磚之義起在於此也

伽藍記

五月寒南安王元稹出爲相州刺史五月至鄴上日暴風大雨凍死者數十人是月疽發皆薨孫熙後授相州以七月上其日大風寒雨凍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前事心惡之後起兵討死義被殺

北史

政致甘泉房豹字中幹爲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焉致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甘味復鹹

上

獨立使君斐俠字嵩和爲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歌曰腮鮮

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曰謁周文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斐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之具立眾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

上

神君孔奐字休文除晉陵太守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幽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承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

陳書

戴帽錫梁彥光字修芝隨初爲岐州刺史甚有惠政轉

相州彥光前在岐州其俗頗質以靜鎮之合境大安奏課連最爲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雜俗人多變詐爲之作歌稱其不能理政上問而譴之竟坐免歲餘拜趙州刺史彥光言於志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爲戴帽錫臣自分廢黜無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加收採臣請復爲相州改絃易調庶有以變其風俗上從之復爲相州刺史豪猾者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光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狡猾莫不潛竄於是合境大駭

隋書

分紀作戴帽錫片蓋誤讀臣字耳

不納賄樊子蓋字華宗爲武威太守以善政聞煬帝詔曰龔汲振德化于前張杜垂清風于後子蓋操履清潔

撫導有方處腸膏不潤其質酌貪泉豈渝其性車駕往巡及還謂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予蓋謝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納賄耳由此賜之口味百餘斛

上

鎢脚刺史薛大鼎爲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埴廢大鼎秦開之引魚鹽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鹽魚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大鼎又以州界卑下遂決長蘆及漳衡等三河分洩夏潦境內無復水時與瀛州刺史賈敦頤曹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河北稱爲鎢脚刺史

舊唐

臺省典州武后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職凡所出守多因累

非所以澄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寮太后令書名採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獨常州刺史薛光謙徐州刺史司馬鐘二人而已通典

選朝臣開元十一年山東早儉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仍重諸侯之選於是以黃門侍郎王丘爲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爲山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舊唐
知頓最裴耀卿字煥之開元十三年爲濟州刺史其年

車往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辰尙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里置三梁十驛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說卿稱爲知頓之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卽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左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新舊

清嚴知禮齊澣字洗心爲汴州刺史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人庶浩繁前後牧守多不稱

職唯倪若水與澣皆以清嚴爲治民吏歌之玄宗封太山厯汴宋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夷君長馬橐它亦數萬所頓彌數十里澣列長棚帝幕聯亘上食凡千舉納筦鑰身進膳帝以爲知禮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上

立木禁車權懷恩爲宋州刺史以威明御下人皆重足而立時汴州刺史楊德幹亦以嚴肅與懷恩齊名至是懷恩路由汴州德幹送之出郊懷恩見新橋中途立木以禁車過者謂德幹曰一言處分豈不得何用此爲德幹大慙時議以爲不如懷恩也舊

盧奐廳事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知奐有神政御筆贊於廳事曰專城

之重分陝之雄仁雖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在乎爾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陝州之民多有淫祀者州之士民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祝爾莫犯盧公立便有禍福天保遺事天保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環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賊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德隱盧奐三人而已新唐書裴奐先爲廣州都督舊書廣府清白者有

四謂宋與奐先朝隱及與此止云三何也

神迦張開爲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暝晦不辨面目唯聞空中有殿喝之聲相次雲中有衣紫披甲胄者十數

人開問其故對曰某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久仰史君令
名故相率迎引到任謁廟後各致祭謝及建飾廟貌自
此政譽尤善也

開元遺事

城守具備顏真卿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送節頗著真卿
以霖雨爲托修城浚濠陰科丁壯儲廩食乃陽會多士
泛舟於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祿山祿山亦密偵之以爲
書生不足虞也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
具備乃使兵司叅軍李平馳奏之玄宗初聞祿山之變
歎曰河此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
右曰朕不識顏真卿形狀何如人所爲乃如此

唐書

理行第一蕭定字梅臣爲袁州刺史歷信湖宋睦潤五

州刺史所蒞有政聲大厯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事
定與常州刺史蕭復豪州刺史張鑑爲理行第一其勤
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戶日增加定又冠焉

舊

黃人二歌唐乾元二年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

下車黃人歌云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旣來
誰忍棄之去後一歲又歌云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

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

元次山集

簡廉肅薛珏字溫如爲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
營田宰相遙領使刺史得專達俸錢及他給百餘萬田
官數百員奉廩役者三千戶歲以優授官者復十餘人
珏皆條去之十留一二而租入有贏爲觀察使誣奏左

授硤州刺史遷陳州刺史建中初上分命使臣黜陟官
史淮南李承以珏楚州之去煩政簡使南南趙贊以珏
硤州之廉清使淮南盧翰以珏之肅物以陟皆狀聞加
扶賜紫舊

以陽名子陽城字亢宗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宜
罰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而已州產
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
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
陽名子新舊作矮奴

指大官王宗鉢爲晉州刺史有海客鬻龍腦邀價倍常
宗鉢令持錦被過其客觀之因目從者挈其龍腦餅去

又令牙儈市二妓年各十六其直三十二緡宗鉢納之
呼一老婢謂儈曰此年已五十直五十千償一妓外尙
餘卜八千買布被褥一幅重十斤令於酒坊取舊麻繩
十五斤償之百姓相視而笑宗鉢曰小民得五斤利便
喜吏民列斲責維州司戶外史宗鉢責維州司戶參軍
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已宗鉢大笑絕倒曰若頭便斬去吾何能作措大官耶

九國志

風月主人孟蜀左丞歐陽彬衡山人博學能文景以爲
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
月主人豈不嘉哉蜀檮

截鐙澤州奏前刺史史延韜離州爲軍民遮圍不放出城兼截下馬鐙其史延韜經三日後夜開城門越闕薛史

祝神虎斃謝傑爲高州刺史境多虎夜入郭中爲暴人

不安居傑一日沐浴謁城隍廟舉酒祝神曰愚民何辜

而虎暴之蓋刺史無德化願虎只食刺史無傷愚民因

屏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三鼓廟東南隅忽有物咆哮

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遲明視之數虎悉斃九國志

李大蟲楚李瓊爲桂州刺史魁岸多力每食肉十餘斤

据按大嚼耽耽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桂州兒童聚

錢衢路忽相驚走曰大蟲來至是果應上

照天蠟燭田元均治成都有聲人有訴訟其懦弱不能

自伸者必委曲問之蜀人謂之照天蠟燭又謂之不錯

事尙書東齋記事

隨使戶吳越僊鎮永嘉百姓悅慕及移姑蘇溫人有携

家屬以從者謂之隨使戶五代史

邵父陳母祥符九年邵曄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颶不爲

害陳世卿代之奏免廣南口鹽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

我二苦

刺舉不法秦兼天下改州牧爲刺史朱明之時則出巡

行封部立英之月則還詣天府表奏刺史言其刺舉不

法者之使也交廣記

五馬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

卿則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道齋閒覽與學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潘子真詩話昔人用五馬事多因游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錢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錢五馬爛生花其賓主出任分故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徑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連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昱五馬幾時朝魏闕子厚五馬助征驂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近人於太守安居閒閣例稱五馬於理恐未安也丹揚集

隼旗

隼飛旗上熊伏軾前皂蓋分輝彤幘耀彩記室

新書揚隼高季通秩映隼旗榮參熊軾

徐游執碑

銅虎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紀任其

升表分虎出守以囊被見嗤選千頓制累政臺郎遂令

符守

唐大詔令

朱轡景帝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

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令長吏二千石車未兩轡千石至

六百石朱左轡

紀

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轡

後與服志

專郡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勤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

害檢察詳奸舉黜惡誅殺殘暴者也

漢書解話

郡丞 別駕 治中 長史 司馬

佐守秦置郡丞以佐守在邊爲長史掌兵馬漢景帝置

郡丞黃綬武帝元朔六年改名長史爲京兆尹置丞元

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爲設吏員治中別駕諸郡

從事

漢官儀

隋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煬帝罷之而置

郡贊治後又改爲丞武德初改曰別駕高宗改爲長史

試經請去

周防字偉公年十六任郡小吏世祖巡狩汝

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請去

師事徐州刺史蓋豫明經舉孝廉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

雌伏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

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後

贊務柳儉字道約爲弘化太守儉清節愈勵大業五年

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吏部尙書牛弘曰其中

清節天下第一者爲誰威等以儉對帝又問其次威以

涿郡贊務郭絢潁川贊務敬肅等二人對帝各賜緡縑

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論者美之

北史

幹局郭絢歷數州司馬長史皆有能名煬帝將有事於

遼東以涿郡爲衝要訪可任者聞絢有幹局拜涿郡丞

吏人悅服

隋

如鐵石敬肅字弘儉少以貞介知名歷長史司馬俱

有異績煬帝嗣位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

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羣官之狀道衡狀稱肅曰心

如鐵石老而彌篤

上

獨統大郡張允濟爲武陽令政績尤異遷高陽郡丞時

在郡將允濟獨統大郡吏人畏悅及賊帥王須拔攻圍在城中糧盡吏人槐葉營節食之竟無叛者舊

摠錄眾事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摠錄眾事續漢志

志行爲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別乘一乘傳車故謂見之舊

題輿周景爲豫州辟陳蕃爲別駕不就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不復更辟蕃惶懼起視職謝承書以諫爭不

合投傳而去本傳

取桺擊柱陳茂豫州刺史周敞辟爲別駕從事與俱行部到潁川陽翟傳舍傳中有置美酒一桺者敞勅御騶載酒以行茂見於外取桺擊柱破之敞問茂刺史年老

酒益氣別駕破桺亦何益茂答曰所過皆有以名使其傳車駢驂載酒非宜也謝承書

屏星孔恂字巨卿新塗人也爲別駕車前後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因怒命之恂曰明使君撤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別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卽投傳而去豫章列士傳

委以心腹袁紹領冀州以審配爲別委以心腹并總幕府紹又以田豐爲別駕豐勸迎天子紹不納及敗曰吾慙田別駕後

別駕之功王祥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祥乃應呂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州界

清靖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
不空別駕之功

晉書

舉選爲允江統字應元太傅東海王越爲兗州牧請君
爲別駕與君書曰昔王子師作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
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君舉高平郗
道微爲賢良陳留阮宣子爲直言濟北程弘叔爲方正
皆於時選爲允

家傳

君孝超卿顧和字君孝總角知名族人顧榮雅相器愛
曰此吾家之騏驎也必振衰族時宗人顧球爲揚州別
駕顧榮謂球曰卿速步公孝如是超卿矣

別傳

半刺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

刺史一半安可任非其人

庾亮答郭豫書

守偏地益州刺史李貌微時居漢川與別駕姜顯錢送
刺史顯忽貌貌曰大丈夫何至守偏地爲姜顯所陵卽
不復還家仍附船下自是十五年而鎮梁漢顯猶栖遲
檄爲別駕

續晉安帝紀

江左之秀羅含字君章桓宣武辟爲別駕以官廨諠擾
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茨伐木爲牀織葦爲蓆布衣蔬
食晏若有餘桓公嘗謂眾坐曰此自江左之清秀豈唯
荆楚而已含自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
家階庭忽蘭菊挺生非至行之徵邪

別傳

見處馳喚桓玄下都羊孚時爲兗州別駕從京來詣門

天中記 卷三十四
賤云自頃世故睽離心事淪湮明公啓晨光於積晦澄
百流以一流桓見賤馳喚前云子道子道來何遲卽用
爲記室參軍世說

伐鼓窮歡王翰爲汝州長史徙仙州別駕日與才士豪
俠飲樂游畋伐鼓窮歡坐貶道州司馬新

見刺史孔若思爲衛州刺史故事以宗室爲州別駕見
刺史驚放不肯致恭若思劾奏別駕李道欽請訊狀有
詔別駕見刺史致恭漢

治中從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眾曹文書漢制也
通典司隸功曹從事卽治中也儀別駕亦曰治中從事帖
答掠無變陳祥爲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苛刻受納

賕賄禪當傳拷乃至答掠無筭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
對狃與罪遂釋謝承書

展驥龐統以從事守耒陽令不治免官魯肅遺先主書
曰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
驥足耳乃以爲治中蜀志

交久益親柳宗字伯騫爲治中與人交結久而益親其
所拔進皆世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爲之語曰得黃金一
笥不如柳伯騫所識益部耆舊書

單席於地張彥字伯春爲治中從事刺史每坐高床治
中單席於地上

當朝正色唐彬檄爲治中別駕忠肅公亮匡救違闕盡

規誨以納善不顯諫以彰主當朝正色焉主隱晉書

車公不樂車胤字武子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温在荊州取爲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旣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太傅謝公遊集之日門筵以待之續晉陽秋

荊州從事習鑿齒少博涉才情透逸桓温奇之自州從事歲中三轉至治中晉記鑿齒史才不常温器之未三十用爲荊州治中謝朓曰不遇明公荊州老從事耳世說

綱佐陸閑字遐業爲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遙光作亂以綱佐不去被殺子襄字師卿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梁書南作別駕

洛陽主人趙肅字慶雍洛陽人也早有操行知名於時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周書

同宣教化唐以堂吏朱儉廉爲華州別駕給事中蕭倣駁曰別駕右爲治中從事秩六百石與刺史別乘同宣教化任居刺史之半豈宜以人吏兼副改之名續通典

上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職源
黃琬相謝衛永君長爲温公長史温公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温許亦爾世說

爲情死王長史廡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

為情死 上

孔休源字慶緒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
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
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
長史坐人莫得預焉 梁書

崔敬嗣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
吏多無禮獨敬嗣以親賢待之共給豐簷中宗深德之
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御筆超
拜者數四後引與語方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授其子
注官

張說字道濟睿宗卽佐遷中書侍郎雍州長

史景雲初譙王重福於東郡構逆而死留守捕繫獄中
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去處
靈的鄭愔等盡得其情狀其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族
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
忠正豈能如此 舊

李臯字子蘭為溫州長史攝行州事行縣見一
媼垂白面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鏐宦
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中侍御史鏐為
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臯曰入則孝出
則悌行有餘力然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
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

徵拜衡州刺史

上

方外司馬謝奕字無奕桓溫辟爲司馬奕旣上猶推布衣交在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因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世說

毗贊房恭懿爲澤州司馬有異績遷德州司馬理爲天下之最文帝謂諸州朝集使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太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下詔曰德州司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贊二藩善政能官標映倫伍遷海州刺

史隨書

善政能官韋安石爲永昌令并州司馬則天子制勞之

曰在此在彼在政表於能官明仁彰於鎮撫如此稱職甚慰朕懷俄拜并州刺史

世說

天下甲門袁詡神功中爲蘇州刺史嘗因視事司馬清河漲沛通謁沛卽侍中文瓘之子詡揖之曰司馬何事沛曰此州得一長史是隴西李亶天下甲門詡曰司馬何言之失門戶須厯代人賢名節風教爲衣冠顧矚始可稱舉此老夫是也夫山東人尙於婚媾求於祿利作時柱石見危受命則曠代無人何可說之以爲門戶沛懷慙而退時人以爲口實

舊

將爲司馬有鑒工崔懷自淮南小將爲黃州司馬勅至省鄭餘慶執之封還以爲諸道散將無故受正員五品

官是開微倖之路且無闕可供言或遇理由是稍忤時權上

謫不介意白居易爲太子左贊善大英會有素惡居易者倚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傷名教不宜賓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事奏貶爲江表刺史詔出王涯上疏論之言居易所犯狀迹不宜治郡追詔授江州司馬居易儒學之外尤通釋典常以忘懷處順爲事都不以遷謫介意上**五品**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票月俸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身謀則祿仕之憂

穩者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口記

從事長郡丞秦官惟掌兵馬自漢迄唐其名不常曰別駕曰司馬曰治中曰長史雖均號上佐其實從事之長耳故緹油屏軾下與主簿同賜而州牧或得辟置間以處王子及近臣之左降若起廢者其於政事罕嘗與聞邦國不空之謠宜其寥寥也周必記

通判

監郡仁宗時中丞孫抃上言通判古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籍論議與近下僚屬不同乞今後大臣出移藩鎮不得奉辟通判上曰州郡設通判本與知州同判一郡之事知州有不法者得舉法之今旣辟除自是恩地事

有不可必不執守卿言極是自今只得辟簽判一員

分紀

水晶燈籠劉隨待制爲成都通判嚴明通達人謂之水

晶燈籠

東軒筆錄

夢告辦獄胡宿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由縣吏執以赴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歐之婦與吳姓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物如此

自警編

倅車王之倅車注倅乃副車今以通判爲倅者周禮謂

太守之副

聯源

佐治知成都席益秦州郡置倅所以佐郡守之治入則

貳政出則按縣

中興會要

府判常同劾陸寘疏云寘乃內侍王通之客爲明州通判避通名改稱府判今浙東州軍有呼通判爲府判自

寘始

高宗之歷

有螃無蟹宋初懲藩鎮之弊置通判以貳州事旣非官

屬故嘗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來監汝舉動無所制有錢昆少卿者餘杭人嗜蟹常求補郡入問其所欲昆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則可至今以爲口實

歸鎮錄青箱雜記

推官

天中記

卷三十四

居

堅正韓退之武寧節度使張建封碎府推官操行堅正
唐鯁言無所忌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

剛正狄兼謨字汝諧仁傑族孫也元和末解褐襄陽推
唐官言行剛正使府知名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

鞠獄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釋褐同州觀察推官錄
事嘗貨富民錢不獲因其女奴亡遂誣父子謀設而沉
其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異若水獨留不決久之得女
奴其人傾貲飯僧爲祈福

自警編

擊蛇孔道輔字原魯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
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
殿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

驚衆莫不歎服

宋史

蘇子瞻神宗召見直言無隱王安石不悅命權
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

上
縣令

縣正周官有縣正各堂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
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
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通魯謂之宰仲尼爲中
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
公葉公諸梁是也冊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
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通典

舉不避讐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服肱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子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舍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韓子

製錦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使往而學焉子產曰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地其傷實多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而使學者製之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左襄十

白首共載 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旣行矣悔之使

追之曰未至阿及之還之已至勿還也使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與其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者之決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至阿鑄其庫兵以爲農耕器出倉廩以賑貧窮阿縣大化

新序

彈鳴琴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

韓詩

憂懼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

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韓子

惜所治小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眾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爲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

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其太治也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禍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小也家語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遺策舉無敗功矣韓詩

收璽請復西門豹爲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此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

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韓外儲

不晏子治東阿事同

說苑

積信西門豹爲鄴令倉無積粟府無儲錢兵甲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往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黃任子治鄴大亂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府庫今君欲爲霸者也臣敢爲績於民君以臣臣請先登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乃登城而鼓之致甲筭操兵弩而出再鼓服捷載粟米而出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信非一日積也一舉而欺之其後不可復用也燕嘗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冊府

昭帝時蒙人焦贛爲小黃令路不拾遺囹圄空處詔遷貢百姓揮涕守闕求索遷貢天子聽增貢之琰千石貢之風化猶存其民好災多貧此其風也陳留風俗

卓茂字子康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被獨不入密縣界督郵言之太守不信自出案行見乃服焉光武初卽位先下詔曰前宓令車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後

鍾離意

遷東平暇丘令男子倪直勇悍有力

三日一飯十斤肉五斗米飯便弓弩飛射走獸百不脫一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今昔嘗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但以良計爲之爾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因復召直子涉置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言無上下意勅直能爲子屈者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告曰令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耶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爲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爲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

別傳

贈送萬人鍾離意爲堂邑令有詔徵公車縣人陳張送

意到洛陽過潁陽太守問汝君與太守孰賢張曰明好之徵邑贈送者萬人男子攀車於路女人號哭於室由此觀之殆不及也

諭寇彭循字子陽建武二年海賊丁儀等萬人據吳太守秋君聞循勇謀以守命循與儀相見陳說利害應時俱散民歌之曰時歲倉卒賊縱橫大戟長弩不可當賴得賢令彭子陽

吳錄

休遣徒繫虞延字子大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竝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旣至而死延率吏掾史殯於門外百姓感悅之

後

置膏不潤孔奮字君魚守姑臧長七年詔書以爲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內侯奮素孝供養至謹在姑臧唯老母極珍膳妻子飯食葱芥時人笑之或嘲奮曰置脂膏中不能自潤而奮不改其操

東觀記

政化仁愛鮑昱字文泉爲泚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

上

雙鳧俗說葉令王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

隻鳧焉乃詔上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復勤每當朝時棄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喬卒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所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畧無復聲焉

風俗通後書

此按左傳葉公子高忍于社稷萬民欣戴白公勝作亂六子西等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空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子應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皆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

鑪孝

明

國家畏天之威思求譴告故于上西門城上候

四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賜俱有得失所
空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世之矯誣豈一
皆事哉風俗通此皆應劭說也范書愛奇遺其通義後人
鑿據以爲縣令事矯誣押又甚矣

軒綏明帝臨觀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兆尤
其太盛勅去軒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
賜之下縣遂以爲故事漢觀儀

安靜元和二年詔曰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及月
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
異斯亦殆近之矣紀

三英魯恭字仲康爲中牟令政有三英蟲不犯境化及

鳥獸豎子有仁心河南尹袁安美其治以勵屬縣是歲
嘉禾生恭便坐廷中恭謙不矜功封以言府府卽奏上
尹以檄芳曰君以名德久居中牟物產之化流行天降
休瑞應行而生尹甚嘉之續漢書

神算王渙字稚子初爲河內溫令路不拾遺卧不閉門
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華陽志拜洛陽

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又能以譎數發摘姦伏京
師稱嘆以爲有神筭後書元興元年卒百姓痛哭二縣弔

祭行人商旅莫不祭之賈胡左威遭其清理制服三年

洛陽弦歌之爲立祠天子悼惜每下詔書德令必賜後
嗣志延熹中桓帝事黃老道悉毀諸房祀唯特詔密縣

存故太傅卓茂廟洛陽留王渙祠焉後漢

號時明宰羅衡字仲伯爲不韋茂陵令治化浹洽徙西城閭中令號時明宰衡爲萬年令路不拾遺人家牛馬皆繫道邊曰屬羅公三府爭辟拜廣漢長二縣皆爲立

祠華陽志

以有胡君閭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化民莫敢犯男子杜成夜行得遺物一囊中布錦二十五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其化童謠歌曰閭尹賦政旣明且昶去苛去辟動以禮讓遷屬郡民泣涕送之以千數上

方耳斷獄方儲字聖明爲洛陽令功曹竇憲各爲憲所

諷所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廐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項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功曹拷究具服謝承書

治道致祥建寧中李翕爲沔池令治殺嶽之道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守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速理之祥人皆圖書其像刻石翕於之西狹頌側南豐金石錄

運穀乞還繁陽令楊君富波相牧之子震孫也遭叔父太尉秉薨委榮輕舉吏民攀轅守闕上書運穀萬斛助官賑貧以乞君還集古錄

長安勳學袁遺字伯業紹從兄爲長安令河間張超嘗薦遺於太尉朱雋稱遺有冠世之懿幹時之量其忠先

亮直固天所縱若乃包羅載管綜百氏登高能賦觀物知名求之今日邈焉靡儔超集曹公稱長大而能勤學者

惟吾與袁伯業耳

英雄記

河表胡紹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倉受俸米於閤外炊作乾飯食之不設釜竈得一強盜問其

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續漢書

諸城首呂義字秀陽遷新都綿竹令乃心隱恤百姓稱

之爲一州諸城之首

蜀志

無雙徐弘字聖通爲山陰令縣俗剛强大姓兼并弘到官誅剪姦桀豪右歛手商旅路宿道不拾遺童歌之曰

降聖通政無雙平刑罰姦宄空

會稽典錄

睡寤得奸何祇字君肅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開兼

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眾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令

蜀志

褒美樹碑荀藐除太原榆次令爲政以德人懷之時有

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太始三年卒吏人如喪親戚爲之樹碑其序曰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家傳

就之以下序辭也合璧類聚以爲昭詞誤

斗米折腰陶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解印

綬去縣

本傳

晉書陶潛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

鑿作五柳先生傳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

屋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

米書亦同

即非彭澤令時所

鑿栽人多於縣令事中使五柳誤也白氏六帖縣令門

前栽五柳亦誤

南部新書

菁華引本傳令下加門種五柳更

鑿誤

記纂事文俱同

煮桃人萬亮為永康令嚴刻人憚之乃以桃木刻作亮

身燒柴煮湯火熾桃人自鼎跳去

異苑

落落有才前秦徐嵩為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

皆考竟請託路絕符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戚云為長吏

故當應爾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

十六國春秋

宋世三人此地傳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

無知僧祐再為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珉江

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為神明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

竝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為首

宋書王歆之臧肅傳

世山陰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傳僧祐在縣有稱

子琰為武康令遷山陰令尤明察又著名二縣皆謂之

傳聖父子並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

以示人時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令政常為天下第

一琰子翺代云明為山陰問玄明答曰我有奇術卿家

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

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齊書南史

疑滯就決 蕭景字子昭齊建武中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勝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

梁書

問榜父首 江介爲吳令其父謚爲長沙內史謚教治苛刻生道道入與謚情款隨謚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旣盡而死爲有司所奏介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爲謚首介棄官而去

齊書

南史僧遵道下

鏹人字作又字下又云遵道通志因之似誤

中丞分銘 元志爲洛陽令不畏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孝丈令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

自

彫巒曰敗竹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在木枝也

北史

兩縣永懷 魏德深遷貴鄉長爲政清淨不嚴而肅恒爲諸縣之最尋轉館陶長貴鄉吏民聞之相與言及其事皆歔歔流涕語不成聲及將赴任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旣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詣闕請留德深有詔許之貴鄉吏民歌呼滿道互相稱慶館陶眾庶合境悲泣因從而居住者數百家後與賊戰沒於陣貴鄉館陶人庶至今懷之

隋書

政在養人 賈敦實咸亨初爲洛州長史時洛陽令楊德幹杖殺人吏以立威名敦實曰政在養人義須存撫傷生過多雖能亦不足貴也常抑止德幹德幹亦爲之稍

減舊唐

童幼犒餞韋景駿神龍中爲肥鄉令縣界漳水連年泛溢景駿審其地勢增築隄防遂無水患開元中爲貴鄉令遷趙州長史路由肥鄉人吏驚喜競來犒餞留連彌日有童幼數人年甫十歲亦在其中景駿謂之曰計吾北去此時汝輩未生旣無舊恩何慙慙之甚也咸對曰比聞長宿傳說縣中廨宇學堂館舍堤橋並是明公遺跡將謂古人不意得瞻覩不覺欣戀倍於常也新語

朝隱李朝隱爲長安令有宦官閹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乃下制曰李朝隱多義不回清強自遂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罪

之以愆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宜加一階用表剛烈舊

禽擁行車李元紘開元初爲好時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大有政聲遷潤州司馬發離百里士民號泣遮路烏鵲之類飛擁行車有詔褒美之問天遺事

縣妖破膽李杲爲洛陽令嚴毅公正縣務清簡有進士劉兼過其境外聞戶外相語聲曰李令今古正人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也兼啓門視之寂無影響方知乃邑之妖神也兼遂書贊一首於村邸之壁云狡吏畏威縣妖破膽好錄政聲聞於御覽後明皇旌其能賜金百兩及章服焉上

擒捕王奴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以上長兄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任內外咸有聲稱新語
三柳虞城宰公李錫字元勳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莞爾而笑曰我苦且清足以符吾志也遂汲不改變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于北棠李集此白爲錫去思頌碑也事鏹文作白爲虞城令誤

改名路嗣恭始名劒客歷仕郡縣有能名後授神烏令考績上上爲天下最玄宗以其能嗣魯恭賜改其名唐舊

攝邑欽政勝遂貞元末爲長洲令攝吳縣時人歎服承

判長洲暮判吳道不拾遺人不孤人謂有漢叔輔伊尹

風勝譜

書名殿柱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涇陽百

姓因問邑宰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之上還宮書其名帖於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土曰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對曰不知土命取殿柱帖子示之語林

鐵舡渡海閩賈郁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爲仙遊令王氏初霸閩越郡邑之政皆自賄成郁獨守正奉法吏

頗畏之及受代有一吏酣酒郁怒曰吾當再與此邑以懲汝輩吏楊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舡渡海也郁聞之是歲選集會延釣建號聞郁有治稱乃擢授贊善大夫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不數月盜官錢數萬下獄具伏郁批前牘尾曰竊銅鑿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舡而渡海不假鑪錘因決杖徒之胥皆攝伏未幾移治福清考滿召爲御史中丞九國志

支錢輸絹王絲字敦素越之蕭山人景祐初爲縣令會歲歉絲每家支錢一千以濟之期以明年夏輸絹一匹邑人大受其惠稱爲德政絲此當路薦之蓋是時一縑售價不逾其數爾范希史誌荆公當國政其法施之天下號

爲和買久之本錢既不復俵且有折帛之害

勒巫爲農陳希亮字公弼知鄜縣有巫覡歲歛民財逐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二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詞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宋史

渭水平衡葉康直字景溫知光化縣縣多竹民皆編爲屋康直教用淘瓦以寧火患凡政皆務以利民時豐稷爲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上

十奇嘉祐中京西轉運使陳希亮奏據河清縣僧道進

士等狀奏舉留知縣著作郎王元規再任事本司體量得本官到任軍民歌詠有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兒第二奇揭却曹司舊肚皮第三奇買物價例不曾虧第四奇處斷明白盡絕私第五奇街裏不見凶頑兒第六奇蝗虫不入境內飛第七奇不敢賭錢怕官知第八奇不孝不仁不敢為第九奇鄉村不被公人欺第十奇百姓納稅不勾追如此之類甚得民情上令審官院上簿記其姓名

分紀

三惠於穆君侯英才宣明明斷決疑易於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

晉孫楚梁令孫侯頌

署巾示辱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只加碧頭巾士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為等級日滿釋放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為大恥皆相勸勵無取僭為賦稅常先諸縣去官竟不捶一人

封氏見聞

縣丞

長吏

縣皆有丞尉是為長吏

漢表隋唐縣丞為副貳通

縣事

通典

丞署文書典知倉獄

百官志

刑獄

詔脯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不

遣

史記

丞主刑獄囚徒故責之

注

解矇

張玄字君夏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初

為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

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立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漢

歷佐三縣孫堅字文臺除堅鹽漬丞徙盱眙丞又徙下

邳丞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江表傳

令囚歸種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

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

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舊唐書

酌水而祭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爲儋州吉安丞自

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義在明

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旣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禮

清歌吹簫登降有序蠻酋大喜上

真清陸景倩爲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構覆州縣殿最欲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惟景倩曰真清終監察御史新

哦松崔斯立元和中以太理事評言得失黜官再轉藍田縣丞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君相持水灑

灑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韓記

贊府裴子羽爲下邳令張晴爲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

善言語魯論事移時吏人竊者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
稱兩贊府卽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卽道雨終日如此非
不和乎封氏

占氣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
著張鷟集宋玉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翱翔乎窈冥之上藩
籬之鸚豈得料其高哉士亦然矣相書占氣要曰日中
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爲丞也

主簿

關書韋昭云主簿者主諸簿書辦云簿普也關普
諸事也簿書必有長者錄書惣領之辦釋名主簿上轄通典
職司符印主掌簿書帖白

忠臣西部都尉宰鼂行吳郡太守事以微過收吳郡士
吏將殺之王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誅
之掾吏莫敢諫彭修排閣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電鍾
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
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闌檻自
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
原意罰貲獄吏罪舊蘇志

棲棘仇香字季和爲書生性謙恭勤恪威儀矜莊貌不
爲晝夜易容言不爲喜怒變聲雖儕輩羣居必正色後
言終身無泄狎之交以是見憚學通三經然無知名之
援鄉里之舉年四十召爲縣主簿蘇林廣覽字季智一

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焉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時考城令河內王渙政尙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勉卒景行後漢萬花谷云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引本傳誤

焚燒衣幘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中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

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白君豈其恕人宜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

烈士也故原之

汝南先賢傳

不爲害顧少連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移文獄神虎不爲害

諭避大駕蘇弁爲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社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奔竄山谷弁論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殉諸君知其事乎眾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

閑官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閑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續通典

髯鬚之職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爲眉山主簿制田旌其忠藎之心委以髯鬚之職外史記纂云白集誤

三傑朱光庭調萬年主簿稱爲明鏡時程伯淳主鄱縣簿張山甫三武功簿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爲三傑淵源錄

尉

仙尉梅福字子真爲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漢書

香尉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爲洛陽尉時謂之香尉述茶記

迎賓檣楯逢萌字子慶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校理亭萌候迎拜謁旣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後哉遂去之後漢

舞不動手商則任廩兵尉爲性廉謹縣令丞多貪濁因宴會次第舞令丞舞訖勸則則把手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唯有一箇更動手百姓何容活耶人皆大笑嘲曰令丞但動手縣尉祇回身因舞爲刺史得與厲貧之語林

應對如神盧莊道年十六授長安尉太宗將錄囚徒京宰以莊道幼年懼不舉欲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但間暇不之省也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深以爲虞翌日大

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評其輕重
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歎唐新語

開倉賑貧員半千上元初授武陟尉屬頻歲旱飢勸縣
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皆州半千
便發倉粟以給飢人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
元超爲存撫使謂齊宗曰公之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
歸一尉豈不愧耶遽令釋之舊書

辭黃蓮朱履霜好學明法理則天朝補山陰尉巡察使
必委以推案故人或遣以數兩黃蓮固辭不受曰不辭
受此歸恐母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後爲姑
篋令威化行于浙西著憲問五卷撮刑獄之機要新語

立身矮屋進士張彖授華陰尉時縣令太守俱非其人
多行不法張生有吏道勤於政每申舉一事則太守令
尹抑而不從張生曰大丈夫有凌霄蓋世之志而拘於
下位若立身於矮屋中使人擡頭不得遂拂歸遯於嵩
山天寶遺事

細杖空手嚴安之崔譚俱爲赤尉力行猛政譚恐安之
名出已右每事欲先之安之使五伯執大杖引前譚則
益麓其杖安之越麓譚亦轉麓之如此大如椽力不能
舉安之遂令執小杖譚亦益細其杖安之越細譚亦轉
細之如此至杖大如筋不能用安之患其壓已遂都去
其杖使五伯空手而行譚果不能學封氏見聞

擒奸摘伏李勉字玄卿授開封尉時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奸摘伏之名舊

作集類劉綺莊毘陵人唐崑山尉研窮今古博者傳記作集類百卷行於世名崑山編中吳紀聞

少公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白有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隨筆

少府李白贈瑕丘王少府別西河劉少府贈秋浦柳少府杜甫貽華陽柳少府當是唐時縣尉多稱少府也類要**少仙**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落盡高天日幽人

未遣還蜀士注曰少仙應是言縣尉也縣尉謂之少府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二字與俗呼仙尉不侔矣類要

誤補美里大厯中湯陰有一尉姓張與數人同行過美里城或問是何城張尉曰此是郭令公圍相州所築或曰此美里城紂囚文王之處何關郭令公築張尉曰某比在河南不知文王與紂時只將謂令公所築也封氏見聞

鑑中影劉炎少負詞學晚為永新尉拙於政治道有貪名太守行邑有覬覦之意而炎不悟既行以詩諷炎云未到桃源時長憶出家景及到桃源了還似鑑中影炎乃和而復之后因民訴受賄遂按以法炎復有詩云早知太守如狼虎獵取膏梁以餽之詩話總龜

王福今人號縣令爲字民簿爲仇覽尉爲梅福有王伉者頑鄙爲尉氏尉呼令爲薛家或譚之曰君知字覽之義乎縣令必須識字故謂之字簿與令同覽詞狀者也謂之覽伉曰然則尉何以爲梅福曰職任雄繁一枚有福人也知足下可謂王福矣伉嘗爲富家主藏故以此譏之

遯齋閑覽

論界化石澧陽縣西百三十里澧水之南岸有白石雙立狀類人形相傳昔有充縣左尉與零陵尉共論疆界因相傷害化爲此石卽以爲二縣界首東標零陵西揭充縣充縣廢省今臨澧縣則其地也

荊州圖副

天中記三十四卷終

